

顾莘 / 主编



中国名家成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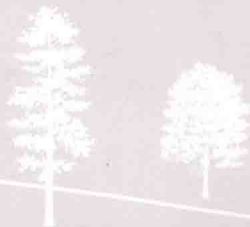
柯云路


卷

柯云路 / 著

上

夜与昼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中国名家成名作


柯云路

卷

柯云路 / 著

上
夜与昼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名家成名作·柯云路卷 / 柯云路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02
ISBN 978-7-5060-7141-3

I. ①中… II. ①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0030号

中国名家成名作·柯云路卷

(ZHONGGUO MINGJIA CHENGMINGZUO · KEYUNLU JUAN)

作者:柯云路

责任编辑:翟金明

出版:东方出版社

发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100706

印刷: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14年3月第1版

印次: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33

字数:580千字

书号:ISBN 978-7-5060-7141-3

定价:45.00元(上、下卷)

发行电话:(010)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65210012

主编的话

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时成为这个浮华纷纭的世界上引人瞩目的焦点。实际上，莫言先生并非“一举成名天下知”，至少喜爱阅读文学作品的读者朋友大都知道，他早在三十来年前就已写出了自己的成名之作。

成名作，是作家创作生涯的分水岭和里程碑，是值得铭记的文学宝库。作家之所以能写出感动世人的名品佳作，并不是侥幸或偶然的灵感所至。“成如容易实艰辛”，没有多年细心的观察和思考，没有生活的体验和沉淀，没有呕心沥血的毅力和勤奋，哪能凝结出如此震撼人心的篇章？

不知是时代使然或人性使然，作家不成名就难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可另一方面的现实又是，广大读者朋友们想看看名家的成名作品，却又往往苦于找不到、找不全该作品的图书或好的版本，因此我们策划出版这套“中国名家成名作”丛书，意在截取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断面，即名家的成名作，奉献给读者。

面对当前泥沙俱下、缺乏灵魂的文学创作现状，我们有理由重树文学的经典品格，重铸文学的不朽灵魂。因此，在策划和编辑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们始终秉持着以下信念：

一、系统化地整理当代中国著名作家的成名作品。在众多的优秀作品之中，名作家的成名作有着特别的意义，而且这些作品很多已经成为经典；

二、给广大读者朋友提供一个优质的、方便的、值得收藏的阅读名家成名作的版本。名作家的成名作往往也是其代表性作品之一，我们优中选优，精心编辑出版的这套丛书，为读者朋友奉献上精神的盛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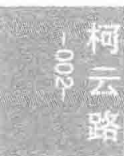
三、为中国文学的新发展提供良好的借鉴材料和途径。这些成名作品各

有其优胜之处，有志于文学创作的读者朋友从中可以得到很好的学习借鉴。

总而言之，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文学在反应现实的同时，也必然带着某种时代的局限和烙印。但今天人们仍能从中读出味道，感受共鸣，是因为，这既是我们曾经的历史、生活和思索，也是我们即将步入的未来。

顾 莘

2013年12月



天者，夜昼；

地者，衰荣；

人者，灭生。

第一章

火车甩下了广袤的华北平原，果断地驰上了永定河铁桥。

卢沟桥在夏日黄昏中，背衬着黯然的灰蓝天空缓缓向后移动。古老的建筑身处现代，总默默透露着这种苍凉的孤寂感。一个个石栏杆上蹲伏的石狮镀着黄昏之光。一孔孔拱形石券洞下，古老的河床里，夏水苍苍莽莽，沙滩草色青青。离北京城还有十五公里。一种就要进入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兴奋照例像每次回北京时一样又涌上来。

他眯起眼凝视着车窗外已渐渐远去的卢沟桥，凝视着西北天际隐约浮现出的起伏山脉，眼前一片苍茫混沌。正是这崇山峻岭的太行山、燕山把北方的蒙古高原、松辽平原与华北大平原分割开了。三四千年前，或许更早吧，人们为着通商交往，从华北大平原沿着太行山东麓一线高地北上（他眼前隐约浮现着几千年前的跋涉：马队，马队，驮着货物的看不到头的马队……），在一个古渡口越过太行山上东流下来的永定河，进入西北东三面环山的北京小平原，然后在一个分歧点路分三岔。西北一路出南口穿越燕山直上蒙古高原（马队，马队，驮着货物的马队……）；东北一路出古北口穿越燕山径奔松辽大平原（马队，马队，驮着货物的马队……）；正东一路，沿燕山南麓直赴海滨，然后北上出今山海关去辽河平原（马队，马队，驮着货物的马队……）。而从蒙古高原、松辽平原来华北平原，则逆行同样路线。三路在分歧点汇合，越永定河古渡口南下（马队，马队，驮着货物的马队……）。

这个伟大的古渡口就是现在卢沟桥所在地。

这个更伟大的南北交通枢纽的分歧点，上面出现了最初的居民点（一个年迈的父亲领着年少的儿子，牵着两匹驮着行李的老马，疲惫之极。父亲叹口气站住了：咱们在这儿落脚吧。几天后，永定河旁出现了第一间小土房……）。

而在最初居民点的迅速发展，诞生了一座城市。

那便是燕国的中心：蓟城。

随后，在历史的演变中，它先后成为秦朝广阳郡治所，隋朝涿郡，唐朝

幽州，辽代陪都南京，金代的中都，最后到元朝，它终于崛起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元大都。从此，它以其必然的力量取代了长安、洛阳、汴梁等历史名城，夺占了最中心的位置。明朝开始称北京。是历史指定了它的地位。多民族相互通商往来，相互冲突战争，相互交融混合的历史最终造成了北京这个独一无二的中心。

中心便是重心，是平衡点，是交汇点。南国水乡的富饶婉丽，北方草原的粗犷豪放，西部大漠的苍凉凄越，东部沿海的热情繁华，都各有特色，别张一面，但唯有它们的集中交汇点——北京，才能整个浑然地代表中华民族的个性和文化。在中国，有哪个城市，哪个地方，能像北京这样把戈壁滩如云马队的剽悍与苏杭丝绸鱼米之乡的热情，最悠久的文明与最现代的气氛都凝缩于一身呢？几千年的文明史，一百多年的近代史，近在眼前的现代史，敏感的当代史，都正在这个京都中冶炼着。

他即将踏入京都……

火车徐徐驶进像个巨大音箱一样嗡嗡共鸣的北京站站台。

李向南提着旅行袋一下火车，目光就惊怔地一闪。攒动的人头中跳跃过一个熟悉的面孔。“小莉。”他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顾小莉正在人群中挤着穿行，东张西望地找人，此时一下转过头，愣了。她眼睛中的神情变化很快，层次很多。“小莉，你怎么来了？”李向南问。想不到刚来北京又碰见这位省委书记的女儿。

“不许我来，北京是你的？”小莉微含怨恨地瞪了李向南一眼。小莉的情绪还那么大，好像几天前在古陵县城里两个人的冲突刚发生。

“我哪有权力不让你来？”李向南说。

“你是县委书记呗。”小莉冷冷地讽刺道。

李向南笑了：“一个县委书记在大北京算个什么芝麻玩意儿？”

“算乡巴佬呗。”小莉说着上下溜了他一眼，止不住露出些许笑意。她很快收敛，照旧冷起脸来。

李向南依然是一身皱巴巴的灰的确良衬衫和裤子，依然是裤腿挽到小腿肚，赤脚穿着那双旧凉鞋，依然是这样又瘦又高地立在面前。哼，她也不知道看上他哪儿了。就那双黑炯炯的眼睛？就那张有着铁青色络腮胡楂儿的黑脸？就是那提着旅行袋筋条凸起关节粗大的铁腕？就那一米七八的瘦高个儿？就那比自己大十来岁的年龄？就一个烂芝麻县委书记？

李向南风趣地说：“乡巴佬进北京还能怎么样？见了人哈下腰靠边躲呗。”他上下打量着小莉，“你可是光彩夺目，更漂亮了。”

小莉确实比在古陵县更漂亮了。她穿着件鲜红的薄呢连衣裙，潇洒地系着裙带，脚上一双精巧的白皮凉鞋，人显得更年轻、更挺秀。腰肢很细，胸部精美地隆起，乌黑发亮的短发来回甩动。她那生气勃勃、目光敏锐的瓜子脸，那微黑圆润、宛如象牙雕就的胳膊，那光洁的脖颈，都闪射着动人的光泽。面对面站着，能感到她所散发的那种被汗水濡湿的、烫热的、年轻姑娘特有的青春气息。这气息夹着发香，更带有性感和刺激力：“漂亮也是我的，不碍你的事，用不着你管。”

“管管怕什么？”李向南亲热地开着玩笑，“我就不能管？”他一定要利用这个巧遇化解这位省委书记的女儿对他的怨恨。二十二岁的顾小莉是个可爱的姑娘，同时又是个可怕的小权谋家。千万不能因为和她感情上的纠纷，酿出一场自己的政治危机来。

“你有什么权力管？”小莉冷笑一声。

“你是古陵县委的宣传部副部长啊，我这县委书记不能管管？”李向南说着，禁不住笑了。他从来没有把小莉当成个宣传部副部长；这个为了写小说跑到县里去的姑娘也从来不像个副部长。

“什么烂部长，这破职务我不挂了。”

“好啦，别斗嘴了。”李向南看了看站台上纷纷扰扰涌向出站地道口的人群，一抬双手，“我这么多行李，阁下帮我提一件吧？”

“我不管。”

“一个月以前你在古陵县下火车，谁帮你提的行李？忘恩负义了？”

小莉瞟了李向南一眼，扑哧笑了。她想起了不久前在古陵火车站与李向南有意思的相遇，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她伸出手没好气地说：“拿来吧。”

“咱们往外走吧。”

“不行，我还得再接个人。”小莉提着个旅行袋，翘首在人群中寻望着。

“对了，我忘了你来车站干什么了。你接谁？”

“你知道不知道，盘问人在国外是最不文明礼貌的？”

“我是中国人嘛，而且又是个乡巴佬。”

小莉收回四处寻望的目光，又扑哧笑了：“我接我哥哥。”她一边走一边昂起头朝后甩了甩头发。

“你哥哥？”李向南脚下犹豫了一下。

“怎么，”小莉转过头看了看李向南，“一听我哥哥，你脸就阴了？”

“没有。”

“没有？哼，还不是又想到你在古陵的那个心爱的人了。”

“小莉，你怎么又来了？”

“我怎么又来了？你不就专门看得上那个烂货吗？”小莉的话一下露出尖刻。

“小莉，”李向南猛地停住步，脸色有些愠恼，“你为什么总要攻击她呢？林虹并没有伤害你什么啊。你不能对人宽谅点？”

一说林虹，两人就翻。小莉也站住，瞧着李向南阴沉的脸。她没想到李向南一下又生气了，她并不想让李向南生气。但是，李向南对林虹的袒护又刺激了她，几天前在古陵县城里的怨恨又一下涌上来：“我说她是我的自由，你管得着吗？”

“我……”李向南克制住自己，温和地说道，“小莉，你哪儿都好，对人刻薄这一点不好。”

“我好不好又不关你的事。”

李向南沉默半晌：“我愿意你各方面都好。”

小莉看了李向南一眼，垂下眼不做声了。他们在站台上慢慢走着。

“你爸爸在吗？”过了一会儿，李向南问。

“你问这干啥？”

“我从县里赶到省城找过他，知道他来北京开会。我这次是专门到北京来找他。”

“用得着你找吗？”

“我这是向省委书记汇报工作啊。”

“哼……”小莉撇了撇嘴，“他每天晚上回家。”省委书记顾恒的家还一直在北京，没搬到省里去。

“你什么时候来北京的？”

“大前天和我爸爸一块儿来的。”

“你哥哥不在北京工作？怎么要你来接他？”

“他出差。哥——”小莉突然兴奋地叫道。李向南打量着。迎面站着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人，中等个儿，很壮实。一张线条粗硬有力的大脸盘，眼光锐利，宽额阔嘴，方下巴，嘴角刻纹刚劲，一副雄赳自负的样子。

“哥，你怎么才下车？”小莉跑上去，“这就是李向南，我们古陵的县委书

记。”她回头介绍道，“这是我哥哥，顾晓鹰。”

李向南和顾晓鹰伸手相握。两个人都通过手感到了对方那不易被人凌驾的性格力量。李向南尽量平和地笑了笑：“我早听小莉讲过你这位哥哥了。”

顾晓鹰则放荡不羁地一笑：“你的大名我在报纸上看到了。”

握手容易松手难。握手时越装得大方亲热，松手时越含着难堪、不自然。

“哥，你们——一块儿来的？”小莉突然瞠目结舌地看着顾晓鹰身旁。

李向南转过头，也随之怔住。穿着一身白色连衣裙站在一旁的正是林虹。林虹正用她那把什么都能看透的目光冷静地看着李向南和小莉。

四个人站在人群流动的站台上，一时僵住了。

林虹一下火车，就有人走到了她面前。

“林虹。”一个熟悉的男中音。

她抬起头，猛然间愣了，血一下涌上脸。是离婚后几年没再见面的顾晓鹰。她感到从内心到身体都掠过一阵憎恶的颤抖。

“你从古陵县来？”顾晓鹰看着她，目光是俯视的、打量的，像在解剖对方的灵魂和肉体。这种目光让林虹憎恨。她过去就憎恨他的目光。他的目光曾让她感到一种受审查、受轻视、受凌辱的愤怒。现在，这目光表面上看来文雅了，客气了，却含着那种观览异性的粗糙、热辣和放肆。

她冷冷地应了一句，扭转脸，提着自己的行李径直朝前走。

顾晓鹰从容赶上几步拦住她。“要不要我帮你提一件？”他把两个旅行袋合到左手里，腾出右手来很有风度地说。刹那间，他便以其画家的眼光，迅速而从容地把林虹观览了一遍。她还那样美丽。她的眼睛虽然此时含着冰冷的敌意，但还是那样黑亮水汪；她的额头透着冷傲，但还那样严肃而明晰；她的头发不像过去浓密了，但还那样黑亮；眼角已有几丝若隐若现的鱼尾纹，整个脸仍接近过去那样柔润；嘴唇表皮略有些干，那必定是坐火车所致，但仍显出内在的弹性，连同那丰满的下巴，构成了一个很性感的接吻区。他还看到了她脖颈下微露的一抹雪白的肌肤，他能扩展想象到整个胸部，想象到抚摸它时的光润手感。

“不用，谢谢。”林虹神情冰冷地拒绝了，略躲闪开，又随人流往前走。

“连话也不愿和我说了？”顾晓鹰又上前两步拦在面前，亲热地笑着，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林虹。林虹垂着眼皮、咬着嘴唇的冷峻神态，特别是那嘴角绷紧的清秀线条，让他觉得很有趣，也很富于刺激力。他的目光又透过衣裙

把林虹的身体整个“抚摸”了一遍。

林虹感到一种受辱的愤怒。她感到顾晓鹰的目光在粗暴地剥下她的衣裙。她的皮肤掠过一阵憎恶的颤抖。目光也能淫辱女性。“请你放尊重些。”她说。

“林虹，”顾晓鹰依然从容移动着身体，挡在林虹面前，“我不想让你生气。我早看见你了，我也是下了好一会儿决心才过来看你的。”他语调诚恳地说，“虽然离了婚，可总算一日夫妻百日恩吧？”

“不要脸。”林虹从牙齿缝中骂道。

顾晓鹰毫不在乎，甚至有些开心地笑了。他依然潇洒从容地移动着步子，挡住林虹，含笑打量着她：“只有你才能这样骂我。我只把这种权力给过你。”

林虹不再理他，转身扶起一个在身旁跌倒的小女孩，和孩子的母亲一起牵着她，随人流往前走了。

顾晓鹰看着林虹的背影。这次他从较远处把林虹的身材欣赏了一遍。她今年应该二十八岁了，依然苗条，似乎比过去更加性感了。隔着飘动的衣裙，他似乎看到了她的裸体。看到了她行走时臀部、腿部、腰部以至全身肌体诱人的起伏和运动。他能想象到抚摸每一处肌肤的不同质感。女人穿裙子是美的。比穿衣服美，因为它有所裸露；比全裸也美，因为她并不暴露无余。凝视着林虹的背影，顾晓鹰笑了。因为他是画家，所以能这样欣赏人体美；因为他是男人，所以他能这样欣赏女人。做妻子，林虹不够标准；做情人，只要有刺激力就行。顾晓鹰突然想到他曾经听到过的一句话：一个被你征服占有过的女人，当她被你遗弃分隔甚久之后再一次出现时，她如果美丽而且骄傲，那她便对你具有难以想象的刺激力。顾晓鹰咬住下嘴唇，感到一种冲动。他要满足这种富有刺激力的热情。他不一定要和林虹怎么样，但他还要拦住她。他不能这样毫无所获地退下来。

他又赶上去，拦在林虹面前：“林虹，我要和你说点事。”

“你为什么要拦着我？我不认识你。”林虹说。

那个和林虹一起牵着自己女儿的母亲，此时惊愕地望着顾晓鹰。

“对不起，我要和她说几句话，”顾晓鹰彬彬有礼地对那位妇女解释道，“她是我过去的妻子。”那位妇女疑惑未尽地看看顾晓鹰，又转头看看脸色激怒的林虹，连忙不自然地笑笑：“芳芳，和阿姨再见。”领着孩子走了。

“你到底有什么事？说吧。”林虹把旅行袋放到身前，平静地直视着顾晓鹰。她最初的激愤已经过去了，现在，她拿出了多年生活磨炼出的克制和冷静。冷静是远比愤怒更成熟有力的态度。

顾晓鹰的目光与林虹对视了一会儿，倒闪烁躲避起来：“我想和你随便谈谈。”

“谈吧，我听着呢。”林虹冷冷地直视着对方。现在轮到她打量对方了。

“咱们出站找个地方，好吗？”顾晓鹰看了看左右的人流，又温和地笑了笑。

“不用，这儿挺方便的。”顾晓鹰还是那张令人厌恶的长方脸，额头的皱纹更深了，脸上的皮肉也显出松弛，不知是因为野心煎熬，还是因为酒色过度。

“你这几年都好吗？”顾晓鹰竭力使自己自然起来。

“好。还有什么事？”

“你在古陵县教中学？”

“是。还有什么事？”

“你……”

“我的事不用问了，你都已经知道。”

“我并不知道你去古陵了，小莉也不知道。她去古陵是因为我叔叔在那儿当县长。她要写小说体验生活。”

“她当然不会因为我去，省委书记的千金嘛。”

“新去的县委书记叫李向南吧？我知道他。他……”

“他和我有什么关系？”林虹不耐烦地打断他。

“我……”顾晓鹰尴尬地笑了笑，刚想说什么，听见一声叫唤。

小莉和李向南一起出现在面前。

四人相视的僵局维持了两三秒钟。

几秒钟内，小莉心中涨起的是对林虹的嫉恨。一瞬间她就明白了，林虹并不是也不会和哥哥一起来。哥哥是半途上的这次车。林虹是从古陵来的。李向南来，她也随着来的。几秒钟内，李向南感到的是一种同时遇到小莉和林虹必然有的难堪。何况，他又和顾晓鹰刚握过手。顾晓鹰在场，在他和林虹之间出现，更使他感到别扭。顾晓鹰在和林虹相遇中碰到李向南——他听说林虹正在追求李向南——这使他有点悻恼，也有点尴尬。林虹应该比谁都心情复杂，但她比谁都冷静。她看着李向南和小莉，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一切。

谁更有心理上的主动权，谁更有打破僵局的责任，谁就会首先开口说话。

“林虹，你也来北京了？”是李向南打破了沉默。他既要排除小莉冷冷旁

观的目光的压力，又要忍受顾晓鹰充满敌意的目光的压力。

“是。”林虹的声音非常自然，好像顾小莉和顾晓鹰并不在旁边。这种态度既让李向南有些出乎意料，又感到亲切。

“小莉来接她哥哥，倒先接着我了。”李向南笑笑，很自然地把事情说明了。

“是吗？”林虹不在意地说。依然像是只面对着李向南一人。

“没想到咱们都在车站碰见了，”李向南看了看小莉和顾晓鹰，“晓鹰，也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他心中却感到对顾晓鹰的仇恨，因为顾晓鹰几年前曾经加给林虹的凌辱。

“是，中国并不大。”顾晓鹰潇洒地说。

“咱们一起走吧，总不能老站在这儿吧？”李向南伸出手，“来，小莉，你哥哥已经接到了。把我的旅行袋还我，你帮你哥哥拿吧。”

“我能拿。”小莉一甩短发，并不把旅行袋交给李向南，同时又伸出一只空手，“哥，我再帮你拿一件。没关系，给我一件小的，总算我接你了。”她的话突然多起来，好像只有她和李向南、顾晓鹰三个人在一起说说笑笑，林虹并不存在似的。

“林虹，那我帮你拿一件吧。”李向南走上去，向林虹伸出手。

小莉白了一眼，把李向南的旅行袋往他脚旁一撂：“你自己拿吧。”然后一转头，“哥，我再帮你拿个书包。”

林虹用把什么都看明白的目光瞥了一下小莉，转身走了。

李向南望着林虹的背影，又回头看了看小莉。小莉那含着怨恨的目光正注视着他。李向南绷住嘴唇看着脚下自己的旅行袋。一秒钟的犹豫。是感情的矛盾，又是政治考虑和道义上的矛盾。“小莉，你和你哥哥一块儿走吧，”他提起脚旁的旅行袋，“我明后天就抽时间去你们家，去看看顾书记。”他准备去赶上林虹。

“不用你来我们家。”小莉冷冷地说，“我们和爸爸都有事。”

“那我推后两天再去。”

“再往后也没时间。”

李向南神情复杂地看着小莉，然后默默提起旅行袋朝前走去。进了出站地道口，下阶梯时他赶上了林虹：“来，我帮你提一件吧。”李向南把两个旅行袋集中在一只手里，伸出另一只手。

“不用，我的东西都很轻。”林虹平静地答道。

“没想到在这儿遇见顾晓鹰。”

“不要谈他，我不想听。”

“我也不想谈他。”

林虹转过头瞥了李向南一眼，没有再说什么。李向南也沉默了。两人随着拥挤的人流在灯光明亮的隧道里走着。“你来北京干什么？”过了一会儿，李向南问。

“我父亲单位让我回来整理他的遗稿。”林虹答道。

“你父亲原来不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吗？”

“是。”

“这次是短时间让你回来，还是调回来？”

“有可能调回来吧，不知道。”

“你愿意调回北京吗？”

“如果可能，我愿意。”

李向南沉默了。

“你来北京还是为了完成你那几个任务？”林虹关心地问。

“是。第一是说服我父亲，让他理解我在古陵的改革，不要干预我。”

“你和省委书记谈了吗？”

“没有，他也来北京了。所以，第二个任务——争取省委书记的支持。不过……”

林虹瞥了李向南一眼，笑了笑：“有点难度，是吧？”

“可能吧。不说这些了，你在北京住哪儿？我有时间去找你。”

“住在我父亲的一个朋友那儿，也是个历史学家，叫范书鸿。”

被拥挤的人流裹挟着，两个人出了检票口。迎面是灯火通明、人山人海的车站广场。像一下跌入了繁华的京都，被淹没了。李向南和林虹四下张望，想从心理上适应。人浪、声浪带着强烈的气息，一阵阵扑面而来。

“李向南。”上来一双姑娘的手，接过他一个旅行袋。李向南转头一看，一头披肩黑发甩动着，一双黑得特别、使人一见就难忘的眼睛正在快活地笑。

是前几天刚离开古陵的新华社女记者黄平平。

第二章

林虹一个人先走了。李向南眼前是人潮起伏的车站广场，五光十色，喧闹一片。是黄平平含笑的黑眼睛，是她那热情温柔的女性气息，是自己还来不及适应的京都气氛。他在涌动着使自己要飘起来的海潮面前，很快抓住一个北京人的自我意识，这使他可以克服那久居外地踏入北京的怯生感，站稳脚跟。

他看着眼前的姑娘很有风度地一笑：“平平，你来车站干什么，送人还是接人？”他对黄平平很感兴趣，因为她是一个极有活动能量的记者，还因为她是个二十四五岁的可爱的姑娘。此刻面对着她，就能感到一种柔和的兴奋隐隐洋溢全身。

“我接你来了。”黄平平说，她的神情含有某种匆忙和急切。

“接我？谁告诉你说我来北京？”

“你呀，你不是说看完我的报告文学稿，两天后连同意见一起派人送来北京吗？”

“我没说自己来呀？”

“你不是说派个最可靠、让我最满意的人送来吗？我一猜就是你。而且我还做了调查。”黄平平习惯地掠了一下头发，得意地笑了。她个子不高，大约一米六的样子，线条柔和丰满，又有那么点儿娇小。

“你对自己的稿子够着急的。”李向南说道，“要不要我现在就拿给你？”

“不用，我来接你，还不是因为稿子，有点严重的情况——关于你的，我想告诉你，使你一下火车就有思想准备。”

“关于我的严重情况？”李向南眉头猛然一收，目前的处境使他格外敏感。但他脸上随即又浮出了幽默的微笑：“能有多严重啊？”

“咱们走吧，边走边说。你家住哪儿？虎坊桥那一带？那你坐几路车？二十路？再换……四十五路？”

“我闹不清那么多。干脆走出去，上长安街，坐一路汽车到西单，再换无轨。那样痛快。一路过长安街、天安门，能感受一下首都的气氛。我每次回

北京都走这条路线。”

“你挺浪漫的，”黄平平笑了，“还要感受一下北京气氛。不过，这次回来，你得现实主义一点。”

“北京又有什么新动态？”李向南口吻尽量显得轻松。

“走出这儿再说吧。车站太闹。”黄平平不想在这喧闹的环境中交谈。她关心李向南，同时她还“关心”自己对李向南的这种关心。

两个人边走边说着闲话，李向南一边迅速调整着自己的心理，一边尽量显得随便地谈着古陵的情况。周围是拥挤的人流，是色彩缤纷、款式新颖的服装，是飘动的长裙，是匆忙的脚步，是年轻男女并肩谈笑时兴奋的脸；一辆接一辆的公共汽车、出租汽车、大轿车、小轿车、面包车，黄亮的车前灯，红色的车尾灯，流水般的自行车，红红绿绿的霓虹灯，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牌，川流不息地进出着顾客的一个个餐馆、商店，人群围挤的冷饮出售窗，被尘土、烟灰、汗味和噪音污染得更显炎热的空气。路旁一个头围白毛巾的老头儿一动不动坐在粗土布的包袱上，他两眼茫然地看着眼前的纷繁。北京的繁华和嘈乱与古陵相比，简直是两个世界。

黄平平说的严重情况是什么？再严重能严重到哪儿去？自己有足够的政治才能，也有足够的耐受力。就要在高难度的矛盾丛中开出一条路来。

“你看见路边那个老农民没有？”他说，“他和这里的环境让我感受到一种对比。”两个人已来到长安街上了。

“是。我在古陵县待了几天，回北京一下火车也感到对比很强烈。”黄平平点点头，“好，跟你说重要情况吧。你说对比，我要告诉你的情况，也可以算是一个对比。对你看法的对比。”

“对我看法的对比？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

“先说好的一面，报上今天登了报道你的一篇通讯。题目叫《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

“这么吓人的题目？”李向南幽默地说。他一瞬间就把这件事含的利弊做了估计。

“就是去古陵的那个记者搞的。听说原来不是这个题目，叫《一个讲效率的年轻县委书记》，后来改成《新星》了。这个题目响亮。”

“响亮才可能糟糕呢。”

“不过也没什么。无非是刺激起某些人的嫉妒呗。你别管他们。已经刺激了，就刺激到底。”